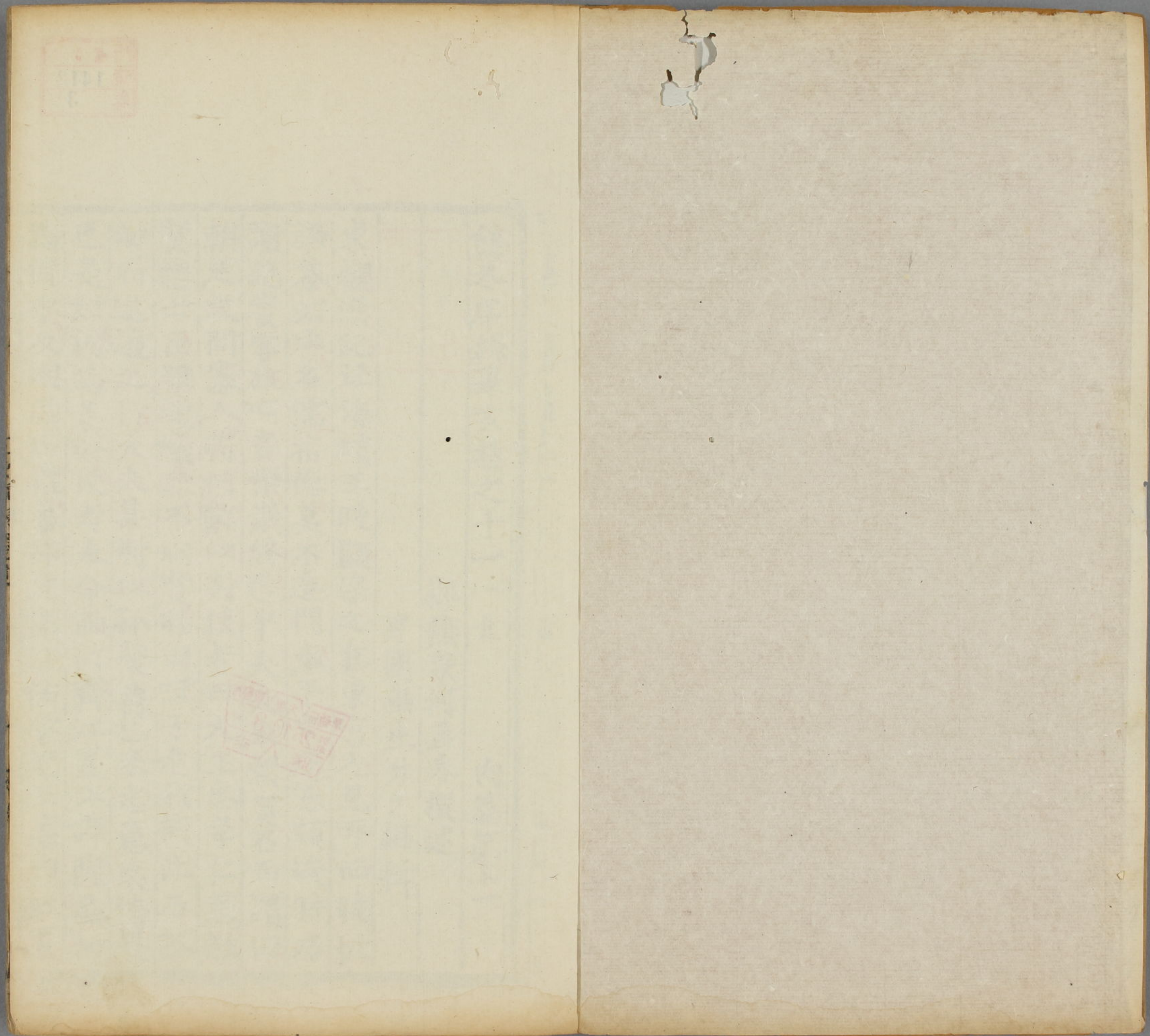


15  
1412  
3









1412  
卷 3

餘冬序錄畢玄卷之十一

內篇第十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才編輯

東觀漢記 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不見幸而睦性  
謙恭知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  
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而謂曰  
朝廷欲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  
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  
幼時進趨之行大夫其對以孤蒙爵已來志意衰惰聲  
色是然河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齊江夏王鋒隆昌初  
為侍中及明帝知權蕃即危懼法祐嘗謂王宴曰江夏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購



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  
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  
歎曰江拓遂復為混池者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  
鮑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語言毒惟  
此鋒乃欲效北海靖王之匿迹也而所遇非顯宗之世  
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  
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衡風不能  
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後凋之可  
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敷聞其死流涕曰  
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春惟此正鋒之自  
著其平生者也而所自見則又自違於所歎江拓之言

矣其及禍亂世豈不負哉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文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知是何忍欺  
之從歸以罪性惡懼請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  
巧撤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  
之性卓躡曰奴竊食孫其處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  
文舉為廷海相有人母病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  
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  
此類歟

○後漢羊景曾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  
千石會採珠使八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



死著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  
知物哉通食就康更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為晉安  
太守即出蠅蛇膽可為藥有餉愿法之二十餘里一夜  
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  
明乃復歸如此再二時以為仁義之心致然唐柳子厚  
連山部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蓋者五載矣以貢則  
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  
是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後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  
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  
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効其命而况人焉有不

誠於明察而給於貪戾者乎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柳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  
以餅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尸下參  
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雄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尸  
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  
惠政得人語林魏即太守陳異嘗詣柳去尹方方披頭  
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  
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  
民如赤子也曰遂行其志焉若二公首言可謂善悟矣  
○班固傳教為實意與文章憲敷宗族賓客皆克歸而  
固每于獄柳宗元制高錫華為玉叔文王任采聽謀議



叔文任職上附之者皆被斥黜而宗元竟以駁論死  
文章之士下為君子所重其殆此輩有以累之故歟  
○虞翻程經以次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請以殺降  
而其家二十年八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  
即可知勸戒矣

○風俗通潁川黃子魚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袁山松後漢書范冉嘗者婦病設食不得出門留錢而去  
婦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口言汝清高豈范史雲  
輩而云不盜我菜乎芻歎曰吾之微志乃在謹賢之口  
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累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其漂  
更扣呼食或下長者相謂曰汝作程謀爾何為不食人

食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  
有先熟者呼使食答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  
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  
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  
如此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何必以名為諱屈原  
有云是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此豈非亦人情也  
○漢劉寬行過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  
須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



於林下大慚以擯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一也而巨  
容竟以不受視之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  
則慶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遊以水饒  
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饒不同如此寵之選  
受一錢不若執飲盃水之為其矣

○蜀攸字真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  
而過者也推其類吳郡豈所當任吳水亦當無飲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鞭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  
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和公術嘗言今之在上者多  
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術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員其間不賦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  
以禍福得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  
之所存是以繼即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  
奏擡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  
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  
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亦何  
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  
為參政與韓言富則二樞並命鏡意天下事患諸路監  
司不才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



公曰六文則是一筆富素以文事焉知一家哭矣范曰  
一家哭何如一塔哭遂罷之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  
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  
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數澤置虎於山  
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  
誠有表杜韓之仁之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  
之所論者然後可

○後漢韓卓曠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  
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  
隣熟麥而進之又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知仁非  
取其過也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猪

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不戮於市為厚矣

○漢靈之世追治鉤黨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辭  
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  
之乃詣詔獄考死郭揖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矣子  
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  
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遭叔考徧  
天下百吏聞之歎曰尊自己作空河良善一人遇死禍  
及萬家何以其為德之識儉良是哉剪髮變形入林慮  
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備人無知者視彼膺滂或生或死其  
賢孰愈矣聞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  
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三權此即晉之三都矣乃築土宇于庭潛身十八年乃卒開之其生與護何異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晉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庸人居一十年滂等果澤黨網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叢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為當時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脩常云瑾那有道不廢那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

過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仕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也乎宋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片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放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况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乃獨昂馬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其太丘之謂乎晉孫秀為琅邪王都東求品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比被誅而戎衍獲濟焉戎衍比諸太丘或媿其公道矣

○漢陳寔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拜太鴻臚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大位其元為家世邦國重乎意欲為家世

重雖長亦勝公卿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齒於七評是在人德行何如而已矣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黄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進不即失張遜向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此齊趙王廙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士開重賂於姜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廢以不臣殺之東漢此齊遂致亂亡嗚呼大臣為國家除深姦巨蠹事變旋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者可無多防小人術耶

○漢荀爽作女誡原作書之意豈特欲遺訓人世女子



固將以為內範教所生也。妾女米適河南陰瑜，瑜卒，妾復以許同郡郭奕知其不從，詐病篤，召歸，令婢扶抱歸。郭此何義也？米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列女傳米適瑜卒後同郡郭奕喪妻米以米許之因詐病篤召米歸米色因自善奕令婢請奕入見共談言辭不輟奕不敢逼至曙而米因就左右辨俗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遂以去奕善引宋伯姬不下堂事而為其所生謀事乃如此。然則何以文誠為乎？奕固晚年應董卓之召取卿相而不能為，鄭玄申屠蟠之不屈以全其高者也。

○荀爽謂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為李君御矣。趙咨過營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

笑。遂舉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為喜，一不得見何足深媿，而嵩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宥生不願封萬石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語其然乎？此風今蓋微矣。

○東漢潁川陳氏公慚，卿慚長正謂其一代不知一代也。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露於董重，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曾操之臣而不知其非矣。荀與陳同鄉，立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

善也。韓魏公瑒嘗謂大臣以李固社稷為本，其弊猶



恐為胡廣趙鼎羊以胡廣自處詳可知也春惟後魏崔  
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淨沉自得而已常慕  
胡廣黃瓊為人故心氣緊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  
善德事之二父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抽見殺清河  
王憚遇禍光隨時使伯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  
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知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  
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董卓欲為弘農之廢袁紹手之盧植用爭之而袁隗  
報卓之議廢之日隗位大傳不自引罪至親解帝璽綬  
扶下殿柱而稱臣於是太后鯁涕群臣含悲隗獨何心  
乎卓醜殺靈后弑弘農王隗不能有言明年卓以紹

起兵遂殺隗滅其家隗有鬼不能無着於漢廟矣隗死  
何如死於廢帝之日春秋不能無責焉耳矣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食得牛一下見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  
乎管寧泛海有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要起過必在  
此繼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  
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家離婚離論者  
亦以寧分過論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  
清獻公清曰吾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為也司馬溫公光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  
人言者二公之所為可知矣吾人盡思所以告于天者



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三國志載洪從素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恚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去都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數百終言機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無罪亦并遷害嗚呼若承與慈若非洪宮之徒與洪恨不能揀超之難竟為超死而宮又為洪死承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為二陸死而慈又為承死非舍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庶穎之不克與晉於茲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以斯言宮之取

舍殺矣慈救承時承曰吾唯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為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聞諸春秋崔杼弑齊君而黜饋驅車入闔而死其御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領而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居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豈如赤子猶坐而歸我將軍厚公豈不過曹氏而欲去之乎遂出一旦而變妾豈得



後為將軍妻我布乃止兵圍之急布降見操操命緩布  
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乎建陽黃天師乎操謂官  
曰公憂平定自謂知有餘公竟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  
用官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不必為備也官請就刑  
遂并布皆編綴之夫陳宮之所為布謀者若不見止於  
布妻之言事誠亦未可知雖然二心之人而欲無疑於  
人其可得乎心之無良而於其餘適足以殺其身耳布  
謀反婦人不足責也操緩不縛意在活布而止於備備  
之所言者即布妻謂布之言也此晉里克之所以見殺  
於惠公也傅首許市宜矣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

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  
謂詡如此當何端詡因教歸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  
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  
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夜譚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  
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新位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  
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焉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  
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遠鄰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  
人之德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復同盟之耻哉若  
冀州有不集之舉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慈事定  
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高書曰金



水火以剛柔相濟。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言天性峭急，仁君度教弘廣，當以大德小以覆容，務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違而不反，則胡虜將有譏笑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歸正。盧東郭自因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元術之闕，墻卻深先己不相為外，聖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可知也。紹取讒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哀之為哀，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一子琦琇亦復參服於其父沒之日，何哉。表為珠娶其後妻之族。

致令愛以惡長，毀譽日聞，身當就木，而琦不得奉治命焉。是時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爾謀於賈詡，詡嘿然不對。操悔之，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不為嗣。袁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餘冬序錄卷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曹、劉、孫、張、趙、魏、蜀、漢、吳、晉、宋、齊、梁、陳、隋、唐、元、明、清、等）

餘冬序錄橘陽卷之十二

內篇第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袁紹議攻許別駕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  
虛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  
椎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使彼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其業不及二年可生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  
怒滅殺之紹攻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或  
謂豐曰君必死重豐曰公親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  
而喜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豐非不能盡其所事者而竟為  
內忌者死豈不哀哉漢劉崇初聞臨帝遇害欲起兵用  
向闡迎立其子晉乃止少尹李驥陰說崇曰郭公之心  
然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侯徐州相公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害也怒  
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  
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同  
死崇并其妻殺之驥之死豈其所甘心也孫盛論豐曰  
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  
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  
則已必死其自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

已然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春惟豐之為  
人謀事蓋亦枉用其經濟矣驥也奉闇君而欲辭覆亡  
之禍其可得乎贊慶尋遇害崇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  
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蓋愚人比諸紹之  
內忌欲釋懸於效謀者所存固不同也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  
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歟魏書陳思王植子脩亡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  
忿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  
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問我母所在我將何



辭以答魏阿瞞之勸其子與其臨終之言如此嗟夫操何如人哉以才濟奸以詐立功以賊託忠天下後世不  
必讀書者如石勒輩可知其爲人也而自云少時所行  
至老無悔此不欺其子耶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九卒之非君子以進德許焉操何如人哉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操自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誰當信  
之潛撲炎燼盜食漢鼎不畏高廟之靈之問而歎無辭  
以答其子此尚爲知悔者乎操之謂所行無悔操非安  
於惡也操之謂行意未嘗有負操非不知其所負者有  
在也而有此言而史載之以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可  
欺耶此操之奸言也吾不可以不論嗟夫此言而出於

君子之口豈不爲盛德也哉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  
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爲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  
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駟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陰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七  
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晉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與蓋其儉德情  
望足以動人如此有記操之言者又曰孤之法不如毛  
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



維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維之  
速耶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

○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然崔琰之死毛价之  
廢非其罪也魏志云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  
謗意旨不遜操收琰斃為徒隸前白琰者復云琰對客  
亂鬚直視遂賜琰死毛价傷琰無辜人復白玠怨謗收  
玠付獄桓階求按實其事操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  
乃復為崔琰歆望和洽言玠不宜有此乞加考覈兩驗  
其實操平不窮治玠遂免黜祿之所以不窮治者欲為  
言事者地也然則操以此為善察可乎志又云是時丁  
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儀胡為乎為是也操未立

太子丕特操欲以女妻儀而丕不可儀由是怨丕與弟  
虞及楊脩數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  
密訪於外而琰直露答以春秋之義請死守之玠亦  
引衣紹近事獻戒言皆切至琰與玠於此與儀忤矣然  
則志所謂有與琰不平而白琰與玠者非儀也歟琰與  
玠之獲罪皆出儀力可知昔者琰玠並典選舉吏繁於  
上俗移於下操嘗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  
何為而今眩於儀之偽辭自剪股肱畧無商顧尚可謂  
知人乎嗚呼操且莫知兵予之惡矣儀也他日以此戒  
族天道好還欲誰怨哉

○黃操飲鴆酒啖野葛夏竦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陳琳檄言操有發丘中郎之官殆非虛語操死為疑塚自効心不足已事故也

○董昭與眾議曰操宜進爵國公九錫諸將列侯皆是其議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頰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謂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春惟宋武帝比代王鎮惡領前鋒鎮惡謂劉穆之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豈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後帝比代功成晉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滿九錫擢之以事不已與彧病卒彧之卒也特亦穆之類爾

○滿寵為許令時大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用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者以為不然鬼之見收蓋操之辭  
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  
雖無他操意肯遽釋乎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也  
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處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  
可謂善救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特蓋知寵之意矣  
○湯三聘伊尹尹然後起昭烈三請諸葛孔明孔明然  
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俎事魏畧稱劉備屯樊  
城時亮來見備以諸生待之衆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  
言而于自結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駝而已  
備乃投駝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之口每如此  
○諸葛孔明之使吳也表孝居記其事曰張子布薦亮

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  
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以為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  
有中違斷金爾懷澤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  
乎孔明行已豈真然哉此辯誠知諸葛公者春考江表  
傳載權報陸遜書云玄德首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卿  
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  
答言弟亮以委質之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  
往也即是觀之自足見孝居之所記者妄矣故為合而  
書之

○蜀志諸葛亮為入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  
為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亮



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  
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言言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  
作輕重應亨與州將歲奉去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  
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  
武侯實蹟為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不罪  
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言也伊  
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  
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  
心流務怨之德爾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

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後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姿用統為治  
中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備又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  
因恙顧春不置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况醉備大怒將  
加罪琬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願重察之備  
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天以統與琬之才而並不堪百里孔子所  
謂君子不可小知者也

○馬超與張魯嘗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以女



或謂曾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嘗乃止超以  
皆父教之石之人雖未就育不取焉亦何面目以視息於  
天下乎然其歸國而止主孔明後收用之此楚用吳起  
極不得已於亂世也

○吳書顧雍傳雍為人寡言舉動持重孫權深歎服之  
至飲宴之際在坐必飲酒大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人張思得治容貌  
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  
格君心之非其謂是夫

○司馬宇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推  
詐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推  
讓不可自專也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敗  
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史氏之  
言瑾弟孔明未能純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純之不娶  
古人所皆然者儂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  
嗣也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可毋有所愛  
今不悉絕其所愛而純其所生重色欲而歲天性悖亂  
莫甚焉以此為篤慎哉未之前聞也嗚呼孔明無間然  
矣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矣不細故著之

○孫權以公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峻薦諸葛恪權嫌  
恪剛很自用峻固薦為之召恪與孫私等入卧內屬以後



事權阻私素與恪不平欲矯詔誅峻峻密告恪殺之峻  
之附恪厚矣恪輔政首從宗室齊王嵩等豈能無恨而  
恪方慍於東與之捷大舉伐魏不恤人言反師老新城  
腹心中潰狼狽而反怨讟並興恪不引咎改圖愈治威  
嚴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教兵嚴欲向青  
徐凡此所為皆取死之道也然禍不自他人而獨出於  
恪雖滕胤有弟與者豈其同事之然亦有不平者邪恪  
之柄任非權意而峻固薦之通言其誰不知茲因民之  
多怨衆之所嫌遂告亮云恪欲為變而殺之者特欲先  
人而發以自救耳恪宮門之駐以峻語復入齋酒入殿  
一聽峻語初張約等密書與恪恪示胤胤張約等密

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胤且與恪無隙足  
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胤知恪與峻之所處宜無有不平者然茲所告乃其構之  
之辭峻蓋自籌吾不構恪人將生心吾當恪而并族  
矣恪將得志於魏時張緝謂司馬懿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恪後敗歸鄧艾亦謂師曰恪競於外事虐用其民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嗚呼恪之當亡遠人知其必然如  
此則凡其同事而有識者宜何如而為之舉主者安得  
不懼峻殺之以自救固人情也或曰恪之誅恪誠有以  
自取者然則峻無罪乎曰吾為茲論欲後人以恪為警  
云爾峻自是反覆小人何足道哉



二。序。卷。十一。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縹魚入其腹之悔吳張溫聘蜀何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令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二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歸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鉉駐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論者謂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聘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繼微迂之然亦自爲使體非宜

耳英宗朝主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此使獲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彫兮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媿爲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爲乎禮取戾以自難於虜主者乎

○吳全尚泄國謀於其妻而殺其身殺其子若而人貽害其君嗚呼謀及婦人雍糾之禍不如是酷也婦人在室天父出則天夫天有二乎郵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



糾殺之雍糾以告其妻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於是雍姬以告仲舒仲舒殺雍糾雍糾死由雍姬而雍姬志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言也嗚呼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見殺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sub>之</sub>理乎嗚呼為雍姬者弗能兩好難焉獨有先父以死而已漢周都妻阿賢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逼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列女後傳邵陽任延壽妻李兒

兄季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言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文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衣在樓上新沐頭秉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送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擇於斯而已矣  
○曹植不自試表有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莽姬姓等語蓋有見於當時之禍本矣明帝但以優文答之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以成兩馬食曹之禍而謂帝為明可



乎植國之宗親言宜切至他日王墓上疏云今寇賊未  
殄猛將勇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  
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甚之言可謂忠  
矣帝亦不聽蘇主芳即立宗室曹洪上言言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曹爽之愚固不足以聽此也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曄臣內外皆  
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兩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應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  
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講不可伐意後  
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  
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  
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  
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暨責曰六鈞者中  
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宜則無不得也入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然計不足亦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後周大將軍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  
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  
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  
太子養德養言未聞有過既還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



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謂曰此公過也太子  
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改便至滅法本謂公密陳  
臧否何得遂至昌言執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國家遂不  
存故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劉惔質言為言反覆小人  
也然其言能欺人如此魏明帝後曰人言持不盡忘驗  
得其情憚以憂死周宣帝既立乃敢執執謂小人善自  
謀邪而憚死於詐孰謂君子言人能自福邪而執死於  
忠嗚呼忠可為也許不可隨也死可期也名不可預也

餘冬序錄卷十二

餘冬序錄修事卷之十三

內篇第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  
不與往來毗于敵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  
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夫大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  
耶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袁尚書令徐羨之弟瓌之  
鮮輝琳之使停其車轡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  
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動亦孝武特戴法與戴  
明實莫尚之三人權重當特凡所為達言無不行天下



輻輳門外咸市顧顛之獨不降意益與宗與顛之善媿其風節太峻顛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顛之常以為宗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聞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從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惡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于家趙宋奪垂累簡起在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逆宋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罪知亳州遷類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播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輿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詎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孰敢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垂者其辛顧之徒與是



通服道之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命  
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帶委命也何為道計  
未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  
降胡奮每斬一人輒呼之卒不變以至於盡誕之衆得  
士心無媿於田橫矣然蔣班焦尋踰城出走全端全懼  
率衆迎降誕亦不能止也夫其所親愛者歿之於其生  
前而其所部不知名者乃能夠其死於身後人情之不  
同如此哉

○魏人謀吳而多作布囊欲以塞江孫權讀步騭之表  
為之失笑大江寧可塞權不知彼癡乃効韓信澠水囊  
沙事耳江非澠水之比一時之計豈可為終年之圖事  
當出敵之所不知豈可揚言於敵敵既知計雖巧莫濟  
已陳之葛狗信亦不復能用之矣後世顧可效耶魏人  
雖知恐不知臨之所言也

○魏鍾會以逆歸誅會功曹向惟收葬其屍而史義之  
會豈死義者乎惟感其私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  
槩是為義則前乎此若漢朱詡嘗為董賢自劾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為安史  
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嗚呼人微忠孝不容以立于世庾純父若不歸供養  
司空賈充得責之然充復慙於高貴鄉公何在之間充



非懷惡而討者耶充之上表請辭職也意必暴絕言以激朝廷之怒而史不叙其文特爲晉諱故耳石苞議純宜除名削爵充之罪豈不當併接也劉斌史寵體等所陳奏又有爲純辯雪者而純之問充者卒不敢少白前此高貴鄉公之死固有謂當斬充以謝天下者矣吳主皓入晉時在武帝前嘗拚充爲不忠之臣純之言當與皓不異然使純自無罪晉亦何能顯罪之嗚呼不忠不孝不容以自立于世哉履而稱人曰有忠孝而已

○王祥何嘗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嘗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退阮籍

之放逸周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爲晉造九錫文顒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賢耶

○司馬懿魏太傅字拜辭元帝執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純臣如是乎史稱字當懿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未嘗預謀師昭以其屬尊亦不敢逼武帝即位雖見尊寵不以爲榮臨終遺令自云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叔達貞士固如是乎高貴鄉公遇斌時乎執其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當日之事決於賈充之口成於成濟之手而司馬昭之心也而字以罪自歸乎固不得而辭也乎曰臣之罪是也乎不能以義滅親



又不能伏節死義以貳于賊使王陵母立儉諸葛誕輩  
得行其志守當免鯨鯢乎而欲於死之日為純臣為貞  
士嗚呼伊達子孫陰逆以盜國而叔達欲陽順以取名  
其為魏賊則一而已

○諸葛孔明之不獲取魏羊叔子之不親平吳非其才  
其志罪也天限之年有在矣孔明之用蜀叔子之在晉  
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若其身後之思雖三代人心何  
以復異伊尹顏子古之所謂大聖賢也孔明出處大節  
不媿阿衡叔子行事有方之殆庶者其平生表厲為何  
如周茂叔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賢而不  
失於令名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阮籍忘氣宏故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為竹林遊  
子渾亦有文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臧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或之縱情越禮又甚于籍者籍與遊焉  
群從昆弟以放達為事籍並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已  
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  
不自知其所為之非是哉裝措謂籍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籍亦自謂禮豈為我設耶是何言也何曾嘗曰質籍  
昔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汚榮華  
夏此可為罪籍之斷案矣籍蓋忠孝兩虧人也或者以  
酣飲為事辭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號吐血辭其  
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吾弗能聽焉耳



○阮籍喪母裴楷吊之或問裴允吊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  
俗輩中人故以儀執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晉書所  
記如此春讀而怪之裴所謂方外之人豈生於空桑者  
耶阮則既有之喪矣楷之言不可為訓而史氏又謂時  
人以為兩得其中吾不知所謂中者是何中也噫籍之  
居喪無禮不有何曾賤俗之言當時汚染其俗不入於  
禽獸者幾希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景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景景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公榮不可不與飲若城公榮不敢不共飲惟公榮不可

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戲不與及戰大棘戲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  
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飲殘  
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  
志卒于豫章籍之詞城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答範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嘗一事武王湛人皆以為  
痴兄子濟嘗請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說復者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問鄉家疾，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舞舒以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知也。

○賈充叛魏為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謚曰武沈，約叛齊為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謚充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謚約亂臣賊子貪功於輔命者，竟亦何所得哉！謚法昏亂紀度之為

荒，懷情不盡之為隱，固非所以誅二賊之惡也。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祜文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祜貞慈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紇之徒，甚忌之。祜結時議以荀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預聞也。族弟良勸勗曰：公大夫物情有所



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  
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臣  
不密則失身勗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達人  
間宜識吾此意勗私則背公勗史臣叙事小人一長亦或同於  
君子而忠邪之別自天淵也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  
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中  
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尹師魯嘗面言曾益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  
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  
有須忌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  
宋顏峻又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闡中旨罔不宣露罰  
則委上善必歸己尋於獄賜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  
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  
未有不好名著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反而思  
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  
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問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  
輩乃當如公言耳推祜之言祜亦是好名著祜卒襄陽  
百姓於峴山下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



馬當特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祜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祜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效祜而不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祜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迨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歿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母徒好為後世名可也。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頌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見啓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二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濤明於自期，與題日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



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呂正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濤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此况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

○山巨源之人倫當時倚為衡鑑而其子簡自數年幾三十不為家尊所知公豈不若京口任氏一婦人也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流日上足散人懷後世重有抱譽兒癖者人莫知其子之賢可深諷乎公蓋急於甄拔天下之賢才而嫌於愛子有不及耳觀簡之言足知其父子間之無私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歎且指諸孫曰此輩必及於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為晉首刑豈無經國遠圖之責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所德不長不能有匡於上而獨為其子若孫私言於家何也曾之孫及難者亡晉罪固有歸然豈晉為之累哉曾平居日食萬錢所為貽譏可知其子若孫曰勸曰殺軍修法又復倍之豈有可父之理曾蓋不能為國又不能為家者也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笑以錢二萬為限但遣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為曾事耳曾食日萬郡



乃二萬禮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禮又出曾子言所謂  
饗養民豈復過斯人數漫書之以訛吾輩之類領者  
○或問中散與巨源嘗有絕交之書而其元也謂子紹  
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濤領選薦紹為秘書郎叔夜之  
所謂不孤者豈為是乎叔夜是言欲紹聽山公之言而  
知山公之能為經謀耳紹同時有三元儒者未嘗西向  
而坐示不臣晉是故紹諾公出處公以天地四時消息  
解之人子緣此而棄父事讐心終未忍而公之言實叔  
夜之意紹之事晉是叔夜默屬巨源以教之也或者復  
以紹之死難為紹讖何哉常居忘其讐而於難遊其死  
紹之賢斷下恐是若紹之仕晉非叔夜之意則棄父事

讐之讖在紹仕晉之初矣

○胡威之父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威  
父名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衍嘗言作中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  
足取禍耳但懷謙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  
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  
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紀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數不  
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能彼雖不



樂視前則有問矣然所以不欲括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者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純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者說着便不中是如此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博有譽其父子問而質之其子者言何如為答耶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

近於與父爭名矣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其義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無書易其處法謂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逆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也逸無或疑焉春按南史齊劉孝綽善草隸自以善似父乃變為別體入宋錢希白曰孝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自有之停中十餘日告歸



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如何得此質曰是吾俸  
餘姑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則子是其能無自媿  
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行代凱為江吳內史時  
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行惡凱甚之遣使載五百  
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  
即至未幾非能便得此米即可取還吏乞於此皆之不  
聽乃載米去道行有媿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  
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也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餘冬序錄卷十五

餘冬序錄 困涂卷之十四

內篇第十四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口此是勞薪  
炊成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敗車脚案坐服其  
明識投情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人  
云昔師曠食飯云足勞薪所變晉平公使視之果燧車  
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當時必有薪木劭不近  
舉奇異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爨氣味古人有樂之者矣  
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  
○王戎為司徒時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書夜會計



家有好交賣之至鑽其核其會各如此此實堅之事而  
戎親爲之膺其弊悻悻嗜利者耶劉故人情中之遺潘冲  
能不受也戎善鄭令能無血鐵鎗遂出穀三日辭助之  
事見華譚傳市并商販之徒能有此否此潘冲之所以  
猶得爲潘冲也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榮同平章事制  
下祭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  
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問視了當  
之才以爾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箴  
美哉言乎齊書劉祥恃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  
汝人才俱爲令僕矣此則不可

○晉書載陸士龍始與荀鳴鶴過陸士龍云問陸士  
龍荀云曰下荀鳴鶴釋道安與習鑿齒遇道安云彌天  
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承語而當時以爲名  
答何也

○武帝問曰戎從弟衍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言從古人中求耳衍後罹石勒之難歎曰吾  
輩雖不知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  
不至今日然則衍何如人也其死也自知之六人稱戎



有人倫者謂其教育高名或惡之敦後果為逆亂是其先見而於衍乃過譽如此史又稱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充重其弟登及王敦度以嘗為天下人士曰阿平第一子高弟二處仲第三吾不知其何見也石勒之難豈與衍同死者澄死敦手殺被剖棺焚尸之戮是足為天下人士曰耶

○王衍未娶時后父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自免可謂有識然衍竟娶贾后之親郭氏郭籍中宮勢剛復貪矣聚斂無厭衍不禁衍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被誣得罪衍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有司奏其志在苟免無忠誓之操信矣何然則衍為人如此初何耻於

婚楊氏乎鄭默之卒也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傳默固無所損也史稱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廩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為默也韓壽嘗託贾后欲以女配華虞孫陶虞距而不許后深恨焉虞遂不登台司配傳衍能復如虞所守者其得失不過如虞而已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為自全之計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曼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為延壽求出補



宋謝瞻見兄第並為侍中將軍位任顯定乞退為不悔以保門戶彼之冰以自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

○王衍曰有雌黃宋人稱王介甫多思而喜變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甚矣介甫之似夷用也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所蓄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富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誰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今衆人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晉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曜言者於司馬氏恩義

絕矣羊為賊生二子而死其室葬焉獻文之謚偽謚也而史以列之晉后妃傳何居然則羊氏祇可附載賈后傳末其陷於虜後事於劉曜傳中及之可也

○羊纂歷官清慎有秋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人但知談時二事耳篇八傳結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祐嗣者也

○晉安昌王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讀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後受官偽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何在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今者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宗趙普謂六



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  
普為相日無纒歸朝聖闔戶自啓一生陸取一書讀之  
終日家人莫測堯後開是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  
嘗言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爾尚尚未行聖人之言終身論之可也若趙  
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乎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  
○祖述渡江後言清中原功業垂成而不克終時人惜之  
而晉史譏其間編起舞平天步之多艱何也胡致堂嘗  
為之辯矣致堂又識逃快快發病非聞道者夫逃功名  
之士也中流之誓素懷有在其不遂有死而已歸納印  
符固非逃之所自處也葉夢得謂石勒脩逃先營而還

其叛將自知其危以成婚而逃自是得勒降亦拒不納  
晉民歸心墮勒計中使逃不死未見其能得勒也豈  
其然乎勒誅叛送逃心雖求婚其事義其言順逃納趙  
趙其何以為解於夷狄逃有六志豈以此為勒德固將  
休息邊境而為其所欲為也趙人叛者逃皆不納中原  
士大夫舉歸附者逃未嘗有拒也而葉氏以阻晉民歸  
心罪逃豈為知逃者哉  
○或問祖述之忠言動在王室而其弟約以返逆誅逃  
漢赤烏豈周公管蔡紂下惠盜弑天稟異絕雖兄弟不  
可化與晉書載逃居京口賈客義徒多為竊盜攻剽富  
室逃一切無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所



繩迹雖接護救解之審爾迹之所以教其軍者恃矣約藉之而為亂也固宜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之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限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舊異而其心於亮欲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親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為之謀上成勸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張元昊吳革皆我中國不能自擇於用也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衣累茵便十餘人扇不得清

涼斬高者軍中為之謠曰不識寒暑謝承後漢書云

軍中謠曰不識寒暑以爲將

何故聽也此人豈復可與為語者乎

○晉安之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亮之議諫事具存

可惡也也者曰諫而不從何不矣位華無以對已而

故及高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故者曰知財為禍何

不早崇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藏

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收

者之所託旁觀者清也

○襄陽記晉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蓋三



國吳官名今亦不知州都為何官記載潘秘辭於溫曰  
先公昔言君侯當為州里議之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當誰復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秘代溫為公平其得  
州里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秘吳太常濬子也  
○王導辟王述為中兵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  
于辟述之初宣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為導之問欲以  
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策辟之人固  
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  
默會導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癡人何言  
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虱

而談當世之務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  
為百烈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三秦豪傑也溫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已心知之矣復  
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度公  
問王敦卿有以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  
是敦曰自有人論溫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  
之而溫遂以江東無卿死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  
世論者乃譏溫不識人溫何嘗不識猛耶子  
猛至者何也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赤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田而載燕入籍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又何足善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周處三言事史言之過特以勸夫改行爲善者耳處惡若與較處此父老何敢言并子爲三而面斥之處可告語者決非天性險賊之人矣卒之州府交辭出爲晉臣功名建當時忠義傳後世宜哉

○周札守石頭城開門延敵使王敦得行毒蓋戕害朝臣此爲之也此以史爲札訟冤王敦欲與周札同例加之贈謚卞壺郝隆明其非宜其義正矣導以爲往年事敦逆未彰有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鑒謂如此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然則導而受今日之獲寵無乃亦不可乎鑒茲就導言而反之非有譏於三臣特除以魏導耳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此孟子所謂道辭而當特乃從導贈札朝廷不逆導意知導欲怒人以文已過故耳前此帝詔王敦調紀除名參佐禁調沮嶠上疏乞貸枉陷之人郝鑿議敦之仗吏雖多過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遂適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鑿之議導不能無厚頰嶠之議導之意也是故帝從之耳導論平蘇峻



功時於路永匡術賈寧皆欲賞以官爵溫曰永等峻  
之腹心者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其前罪得全者領  
為幸豈可復寵寵之道乃止卞敦富峻之亂沮軍顧望  
不赴國難事平陶侃奏請收付廷尉等以喪亂之後宜  
加寬宥遂改任之郭默擅殺劉胤道懼莫難制即用默  
代胤陶侃表言其狀乃復討默道始避峽奔白石入石  
頭令取故節侃笑導蘇武節似不如是及是又笑道導  
養時賊良可媿已導委任諸將趙胤等冬不盡法大臣  
患之導性寬失刑之所致也庾亮與郭默密說云人主春  
秋既盛不稽首歸政肅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為  
導發也當時盛若聽亮言起兵廢導不謂無辭導卒廢

水當任頗尚威刑有相課者水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  
弘况如吾者哉水蓋有所懲也他日庾翼與水書論江  
東之政失在嫗煦豪彊常為民蠹以為皆前宰之悞謬  
江東事云實此之由時人議論往往不滿於導如此三  
世相業藥馬可知朱子有言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二  
生考之於史其殆此等類歟史稱導善因事就功夫善  
因事就功乃其周旋人之効驗也  
○王敦兄含作廬江郡貧穢狼籍而敦於衆坐稱曰家  
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敦試出中人畏已與否  
耳此石頭城威認温遜言太子意也何充温婿可謂挺  
正者矣敦上無君父言為其兄護護他日敦反含為元



帥合軍敗敦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周嵩謂其兄伯仁好乘人之敵非自全之道伯仁豈好乘人之敵者耶伯仁果好乘人之敵於王導請臺之際不相申救矣而終以此結憾於導致石頭之禍則今日殺諸賊奴之言實宜而之此乘人之敵之言也

○王述每受職不為名庶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散騎常侍子坦之諫以名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稍務虛名每得官輒讓眾亦與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劉敞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

上述眾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汝事為準然當時有桑悝以定昭化叛後還得關門祇候欲讓其賞於位已上者歐陽脩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讓也悝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其者不可為也脩慚其言卒讓之不聽脩嘗為悝傳云善悝能自信其心者是在人何如爾語錄云後世將職作一禮或古人相讓是言其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王長史勳奉軍皆拒溫所親安坦之入輔晉室卒為忠臣而趨黨黨兵不返其心豈欲依溫別有所圖耶或曰超父愔是兵權乃溫所惡超依溫者為其父耳嘗致



書於溫有共獎三室語非超易之倍其危矣春以為不  
然溫嘗從坦之求婚坦之歸與述言之述不許溫亦遂  
止超誠多智為父周旋廟堂豈何得便言之超不先惜  
死其所欲為未可知也

○郝信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貸其子超所取初  
謂可損百千而起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觀親  
之子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  
及為本郡誘紳出諸券書一厨觀之悉焚燒言語遠近  
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允券書悉燒之矣超最父財惜為  
之驚恒觀之焚燒子券紳亦為懊歎彌日父子情不相  
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舊業忠委諸弟昔樊重假貸  
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  
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六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  
錢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  
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耶欲與公一醉以晨下情溫  
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尋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  
肉一升客主歡為醉餘曰名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歷溫及賓客並歡其率素  
此事吾於泰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一進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惟盤口茶湯  
杯六瓢紙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  
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  
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血非滿察不敢作合會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言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辭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恐助之乎公之在洛也  
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飲水盡其歡子而食鮮不愧

厥即貧范和之云蓋替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  
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  
救弊興之意此又見之今人蓋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  
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劉惔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稱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惔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  
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夫名在時論於我何預我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  
不認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媿  
是人而論者以是人比我是謂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惔  
之胸懷固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袁羊范汪不賢於



樸樸受其名高有餘則何歟於快乎使論者以非樸之  
所無比若此焉其可受之乎為樸者其尚論古之人  
而學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晉孔中丞群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林不足  
了趨讓事史謂其就酒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  
林之所入特十之一爾然祭祀賓客之費恒取給焉亦  
不見其有不足處南淵明慕公田利可為酒求為彭澤  
令欲令二頃伍拾畝種秫為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  
自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  
到口也吾仕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餽酌多矣宋耕  
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

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嘗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  
閣召輔臣觀焉而歎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種別業肯復  
慕彭澤公田利乎春不得為種之所為隱者今者來歸  
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秫處名曰課  
秫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種所居  
吾亦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蠅濡而已史稱故晚節侈飾  
過度營產滿豐稿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為就酒必復  
甚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休而歸吾其免是夫  
○相司空懿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  
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  
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



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  
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  
法令止五歲刑也明唐溫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挽  
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鴝鵒曰是必人探其鴝而訴寃  
也命吏隨鴝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鴝尚  
懸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覈捕  
鴝者報之觀說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  
罪有在鴝鴝緣此被殺桓猶能賞之盜謀殺人未行律  
無死條捕鴝鴝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  
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  
一見吾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  
收其餘以實內府晉之君臣何弗思也盜發之詔以其  
金帛復納其中而封治之義也用度不足亦何忍用此  
我收其餘是我利其盜之發也其何罪以治發之者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  
重矣闔立本之於書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媿色也



餘冬序錄卷十四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餘冬序錄備陬卷之十五

內篇第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謝安嘗戒約子弟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從子玄菴曰譬如之蘭王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此言  
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  
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  
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為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王之  
適玩而已者哉孔子謂子賤魯無若子斯焉取斯又曰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



如此然則安何為有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頭長義之耻  
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過懸邈當由汝等  
不及坦之故耶予子敬兄示見都方回彈履問訊甚惜  
外生禮及嘉賓石塔著高屐儀容輕慢方回歎曰嘉賓  
不死兒童敢爾大傳之問殆有感於是子玄之答宜若  
不論焉者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為朝廷  
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八萬欲為百萬敵也難  
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後却之笑果何  
所恃也而玄輩幸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  
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

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安石不欲區區為文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或  
備是以張玄重請直北遊陔至夜乃還其細情鎮物如  
是冲之援兵能取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為恃則鮮不致  
敗此安石所以得允軍而賊之功也彼玄非能成事者  
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是為北征之時自陽主將帥已  
下無不慙勉焉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  
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劉裕屬祖玄篡位與何無忌劉毅奉義討之晉氏重  
為所延在比而德輿成權晉之事亦始於此無忌及毅  
已不及見矣初年號世而不復有此二人也毅未死其



所欲為與裕異毅嘗云恨不遇劉頊與之守中原又謂鄒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其陵傲不遜如此德輿不圖希樂德輿必不敢成禪晉之事希樂不死亦豈能為咕咕終守臣節之人惟夫無忌握節隕難得名忠肅史臣稱其異於向時之輩此三人者無忌不死真晉臣也

○晉安帝初盧循為黃州刺史遺劉裕益智裕答以續命湯或問史書此事何意循戲裕不意故以益智見遺裕謂循當死故有續命之答耳或曰不然惠遠有答循書云損飽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循所遺不獨裕裕所答義在酬報是豈有他意哉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矣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亦言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入自然之志自黃州歸時嘗用整蠲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其母家至乃買地白鶴山所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屋成而邁謝去諸孫至五月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及與僧過海蓮之來仁化便饋親也既不推以後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



善云初至就官已任縣掾之役遭一逆遂不免四具地結葬又與程德書云近任知縣數椽勞費不貲願十數學若助作躬泥水之役請國改元子善此歸被病至毗陵適卒明年葬汝州郊城所謂陽羨之田曰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一亦可悲哉陶公之襟抱敦敦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感感者矣神書曰以拙我輩益者之德

○楊盛聞晉亡不改義屈羊虎謂世子玄曰吾是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成以晉臣自忠而崇其子善事宋帝其心猶有為門戶計若歸延之以魁名乎庶幾其私盡矣

○後魏王建為左大夫建兄也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

法建具以狀聞父子伏誅史稱建評直如此梁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純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純怨之常謂人曰大堪行路聽噓噓家人言若輩非十惡大逆親屬得相害也乃知律意為仁愛於體亮之中不獨以通人情而已而所以導人倫也

○後魏公山宗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擊之起擊四面諸村始聞者一過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備有以三為節古擊數千起諸村聞鼓皆守要隘是以盜賊無頃之間聲布一日且其中險要悉有伏人在盜竊始發便爾檢送自是諸山四道樓懸鼓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而周建議請置六街鼓



號之曰斐斐豈惟兩京之稱再街衢置設於小樓之  
上以警言風夜亦亦京亦然入宗時命張侍郎洎製坊名  
列牌於樓上以是別京都之制也事見齊明退朝錄今在  
在諸州不聞封禁薄尉之職廢而京師亦不聞有所謂  
街衢斐豈豈者金吾之職廢矣若何而無此無城之樓  
○魏楊播及弟倍津之稱其皆有名德播剛毅倍津謙  
恭家世考友細細同與男文百口入無間言倍津位至  
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其後世亦云盛矣然  
季世其時逢累無術爾不爛言其便去西之族津子倍  
外唯類弗遺天道至此尚可論語以施和倍子皇嘗白楊  
鈞銀器為元人所怨皇叔父舒五女元即父之族也舒卒

元請別居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孰謂無間言乎瀛州  
之事幾陷虎口相州獄起復脫危機愷弟君子神所佑  
助未可誣也乃若播子侃預誅其兇之謀鷹鷂之逐鳥  
雀自有不容己者城陽王徽等或之為其姻黨豈人倫  
之可絕者哉而卒以成夷滅之禍蓋族大而威重雖楊  
氏之世德不能免於亂世然則保家之主宜何如亦有  
避地而已矣  
○南史載劉瓛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  
壅滯賓客福祿未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  
訟手答殘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減比自悉瞻舉  
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不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



尋嘗爲章後定境在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總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撰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聽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予嘗聞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斯人焉吾素之遇爾何疑古之人權之與炫哉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棋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棋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棋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宋四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能事豈日遂易檜鱠炙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菊花之隱逸者古人惟陶令能配之後世求如靖節先生輩人豈云易得然必不媿其下風乃可爲對爾今



菊譜中有粉紅千葉散茸而細小嬌媚有慈者謂之楊  
妃此蓋花之柔媚為悅者高人見之亦有所弗取矣

○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  
清談所少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僉載唐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  
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鷄毋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買  
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付筭一錢幾  
筭曰一錢五筭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筭又謂吾未  
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  
貪猥不道皆此類春初謂昔人以資溫燠爾未必有此

事而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已如此今之居官者不又  
有類其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虎所為猶  
費本錢而已然則如虎者亦未必非賢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後漢書卓茂為  
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人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性遺之汝有事獨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意遺之  
乎人曰性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  
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人矣凡人所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相親况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  
此乃人所以相親况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  
請未耳九人所以相親况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  
波獨不欲脩之寧能高哉遠走不在人問邪亭長素善  
使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茂笑曰律設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南史載循  
回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南史載循  
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  
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  
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  
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  
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  
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循  
吏可乎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  
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鄒比  
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

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  
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  
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  
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  
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  
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  
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  
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  
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



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所  
謂劉三娘者文尤清拔史臣論劉氏後至性過人繪辭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而孝綽也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  
中蕭為尤則非文之所能飾也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  
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如吾門者也王導至襄九  
國史王洽至克九世有沈太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  
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  
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夫劉  
氏文人并見一時至七十人之衆此自有劉氏以來暨  
今之所未有也王氏名德重光克紹七葉之盛此又自

有王氏以來暨今之所未有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非  
若草木之生有區別也氣鍾靈粹裁者培之或弗得不  
然也嗚呼唏矣然犯文人之所忌者則莫如孝綽甚矣  
筠之所誨於堂構者其獨在努力詞藻間乎是政春持  
筆而著之南史晉初度江王導以其家世郭璞云桂  
流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  
識之所護乎○譚賓錄唐神功二年高宗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  
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義之先有四  
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  
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



祖仲寶五代祖嵩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三從伯祖晉  
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  
殿召群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曰為寶  
章集以賜方應朝野榮之信乎榮於箕裘吾治者矣此  
亦豈非古今之一希濶事也

○昔人有言厲賢王人生所患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  
而為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三  
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潯懷  
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  
相逐景素法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  
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涓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

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  
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  
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  
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遊運恒在掌握  
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  
如脫屣爾後以妾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承出征至  
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  
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逢患弗保欲  
求為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為  
鷁雉入于淮化為蜃蜃龜魚使龜不能化唯人不能悲  
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



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皆入豈真  
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楚淨國王世子  
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真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屣人  
間於欲求為幻化事可知

○宋文帝嘗詣左右人謂王景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  
我弟故主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前廢帝嘗  
疾弟于鸞有寵即位即解子鸞中書令遣使賜死子鸞  
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六生寄也禍福之來  
其可擇邪休範在太宗諸弟中得自保者王由不才耳  
而竟不免惡終于鸞無罪被戮孝武雖曰愛之乃所以  
害之矣骨肉為仇惟此富貴成憂患有生之難可不信哉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汝門慧琳曰弟子有  
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敗義康  
坐免為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  
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且也當時范曄輩非不  
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  
呵責譴辱之若美顏躬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  
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  
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  
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怒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瑱而  
與人官論莊美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



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入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莫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忌之道也其後秦檜事  
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築之於昉非所擬也

餘冬序錄卷十五



